



编者按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疑将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大众”、再“万众”,都是由一个个生动的个体组成。为了展现这群新常态下的新个体,本报今起推出“总理喊你来创业”年度系列报道,并将发起“齐鲁晚报创客团”等活动。今天为您讲述济南“三无小子”康猛的录音室创业故事,如果您身边也有创业能手,欢迎拨打96706告诉我们。

“潘长江萨顶顶都进过我的棚”

济南“三无小子”开个体录音棚,包圆多个大型晚会的录音



济南小伙康猛开了一间个体录音棚,他是一名录音师,编曲,洋气点儿叫音乐制作人。这个行业看似跟普通人的生活不沾边,可是如果你看过山东卫视的全球华人网络春晚、元旦联欢晚会,公益晚会,节目的录音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

康猛北漂回济南仅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自称是“三无小子”的小伙凭着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音乐素养,参与了众多频道的大型晚会和节目的录音,他还为不少儿童剧做配乐创作。

本报记者 任磊磊

首次创业血本无归,赔进50万

4月9日下午,记者如约来到康猛的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位于济南最著名的大明湖景区的北门附近,康猛正在忙着为央视一档名为《中国正在听》音乐节目济南站选手录音。

央视的节目会选择这位个体录音棚的录音师?来录音的节目组导演刘超说:“来的第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录音师。”刘超说,虽然也有人给他们推荐过一些更大的录音棚,但是太过空旷反而会让选手紧张,康猛的录音棚虽然小,但是设备不错,布置也很专业。当然,更加让他们中意的是康猛的专业录音水准。

“我根本就是一个‘三无’小子,没钱没背景没关系。”康

猛很坦诚地说,“在这个圈里,我是靠自己的手艺赢得了尊重。”

2012年康猛从北京回到了济南。之前他在北京发展得还不错,也经常有一些话剧,大型晚会录音的工作找他,一年下来也有十来万的收入。

刚回济南时,康猛除了一批设备和一身本领外,什么都没有。但他的心很大,打算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他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了文化传媒公司,注册资本50万,康猛自己出了26万。“把我和女朋友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还跟父母要了一些钱。”

录音棚选在高新区附近的文化创意基地,是个近200

多平米的LOFT。公司开业的第一天,他却突然没了方向:该去哪里找活呢?济南不是北京,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明星、歌手、综艺节目遍地都是,录音棚不愁没活干。可是在济南,从事录音棚的人很少。当时,济南的录音棚生意来自电视台、艺校生、各种培训班等,个人录制唱片的很少,可他一样都沾不上边。

那时候康猛每天愁得抓耳挠腮,“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眼看着积蓄都搭进去了,可是公司基本费用都挣不出来,真是灰心到了极点。”

此时,几位合伙人意见也产生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创业50万都赔进去了。



忙碌起来,康猛马上就能进入状态,每一名感到不适的演唱者都让康猛帮忙调试。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一次演出“事故”让他翻了身

2012年年末,偶然的机,他跟朋友一块去看某电视台晚会彩排现场。当时晚会彩排到一半,发现有位演员的音乐伴奏还没有到位。节目组与当时合作的录音师联系伴奏事宜,但是对方却找借口推脱,这可急坏了现场的导演组。康猛发现后就自告奋勇“救场”。他赶紧回到工作室,用了个把小时就把伴奏做了出来,而且伴奏的质量非常高,解了节目组的燃眉之急。

一位当时录制该节目的工

作人员回忆说,一般来说,同样的活,制作周期大概得小半天。这件事让导演组的工作人员记忆犹新,一提到录音,大家首先就想到找康猛。

就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事故”,成就了康猛的机会,渐渐的就有不少栏目和活动找他。看事业有了起色,康猛把办公地点迁到了大明湖附近,这样客户来录音就便利多了。

“专业素养高、干活又快又好”是圈内人对康猛的一致评价。良好的专业素养,为他赢得

了口碑和订单。虽然康猛的个人工作室才开业两年多,成绩却是令人骄傲的,萨顶顶、小柯、潘长江等大明星都进过他的录音棚。山东本土的音乐类节目都在他这里录过音。而越来越多的济南海选类综艺节目也把录音部分放在了他的录音棚里。

除了与媒体合作,康猛还为儿童剧,话剧,音乐剧等做配乐以及原创音乐,现在他已经为40多部戏创作了原创音乐。

家人嘴上叨叨,却没少支持

2014年,是康猛事业最好的一年,这年他赚了20多万。“这是我创业的第一桶金啊!”康猛第一次从创业的辛酸中体会出了一丝快乐。

录音行业特别烧钱,录音师需要不断更新设备和技术,合成器、调音台、MIDI控制器等等,这些设备动辄上万,康猛这几年挣的钱几乎全搭进买设备里了。“你看我去年挣了20多万,除了给父母一些外,剩下的我没给自己留一分,都投到了购买器材上。”

康猛说一开始做这一行,家人有些反对。一听到他买

“琴”就头大。“买买买,就知道买琴,你看你都多少琴了。”家人把康猛买的那些设备都说成“琴”。康猛的家人说,每当听到他要购置设备时,就想说这句话。可是家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虽然嘴上叨叨,但钱却没少给。

创业这几年,康猛没给家里买过什么东西,他一直觉得很惭愧。现在眼见事业上了轨道,康猛的工作也越来越忙,有时一录音就录到凌晨一两点,妻子曹蕾却没埋怨过半分。

康猛是拥有北广双学位的硕士。在国内艺术类高校中,录

音技术专业属于比较边缘的专业。康猛手风琴考过了十级,当年考入山大该专业的只有两名学生。后来他迷恋上录音后,又自学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录音艺术评论研究生,但该专业和录音技术不同,康猛又读了同校的录音工程研究生。

“当年读研究生的,只有我一个外校转专业过来的,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康猛说,音乐专业跨专业考验非常难,“这就像你原本是学文科的,最后却又转读了理科,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荣幸在有生之年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济南市大大小小的录音棚有20家左右,其中面积在200平米左右的大型录音棚仅有三四家,且多为学校、团体等单位录音棚,其余的十多家规模都不大。由于市场规模太小,真正盈利的录音棚也就四五家,大多数棚处在一个相对持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录音棚就不得不定向为老年大学、高校等服务,甚至有的录音棚沦为了刻碟、卖碟的地方。

“我觉得个人录音今后将成为济南市场的大趋势。”康猛认为普通人对录音的需求越来越多。“现在五花八门的音乐节

目极大地带动了大众唱歌的热情,一些唱得好的也希望制作个人专辑。”

前段时间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李同学专门找到康猛,录一张唱片送给同学。唱片录完后,李同学非常满意。“我觉得录张唱片送给同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李同学此前考察了很多录音棚,有的录音棚要价很高,一首歌要三四百块钱,还有的录音棚开始说得很好,可以提供录歌、修音等全套服务,但是录完之后,却又说修音要另外收钱。由于康猛的服务好,收费低,李同学班里40多名学生毕业前还专门到录音

棚录制了一首大合唱作为留念。

康猛说,未来他准备把录音行业和现在热门的“互联网+”结合起来,用互联网创业的思维来推广录音行业。

前段时间,有人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查,问暮年之人一生最后悔什么?“选错职业无成就”排在第二位,有很多人认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是毕生憾事。

康猛说,他很荣幸在自己有生之年,干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背后凝聚了太多的泪水和汗水,但是他却并不后悔走上这条道路。